



神秘探险之旅系列



Some Stories On the Road

路上的

著 袁培德

故事

—— 孤身徒步探险笔记



湖南文艺出版社



神秘探险之旅系列

著 袁培德

Some Stories On the Road 路上的故事

—— 孤身徒步探险笔记

湖南文艺出版社

路上的故事
——孤身徒步探险笔记

袁培德 著

责任编辑：龚湘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9
字数：178,000 印数：1—8,000

ISBN 7 5404 - 2618 - 7
I·1892 定价：21.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引子

记得二〇〇〇年七月，是我一年中第二次徒步西部，我从青海玛多徒步往江河源前进。由于持续的高温（据介绍这年是青海历史上气温最高的一年），一路上体力消耗很大，每向前迈一步，都像是在经受炼狱之苦。周围的山岩像被火烧过似的，我好像走进了火焰山中。汗水湿透了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坐在地上，嘴里喘着粗气，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滴在面前的石头上，瞬间就汽化了。抬头望去，太阳像一把雪亮的利剑，向我直刺下来，晃得我眼睛直冒金星。我艰难地直起身子，眼前顿觉一阵眩晕……“朦胧间我仿佛看到无数的藏民磕着长头一步一步朝山顶艰难地走去，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在他们中间。这注定是一条极其艰辛的路，途中一会儿冰天雪地，一会儿又是高温酷暑，一会儿是洪水滔滔，一会儿又是乱石飞滚。这也是一条经受着生死考验的路。路越走越险，在我面前的路上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血色的脚印。我坐在路边的岩石上，抬起脚一看，鞋底都已经走没了，再看看自己这双脚，也已经磨得血肉模糊了。当我转过身去，却看到一张张皱纹纵横的藏民脸上，那一双双不屈的眼睛里凝聚着山一样刚强的‘高原精神’。我扔掉了那双走烂了的鞋，赤着脚融入了他们中间。”

一阵钻心的疼痛把我惊醒。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眼前出现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圆圆的眼睛里面我读出了惊喜。她看到我醒来，一溜烟跑出了帐外，我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躺在藏民的帐篷里。不多一会，那个小女孩领着一位中年妇女走进了帐篷。我尽力想撑着坐起来，可身上发出的一阵钻心的痛，使我动弹不了。中年妇女赶忙跨上一步示意我躺下。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的脸和两条手臂全都被高原的紫外线烧伤，整个布满了豆大的水泡。女主人端来了新鲜的羊奶，敷在我这两条像被火烧烤过的手臂上，又轻轻地为我擦去臂上的血水。看着她细致地为我擦洗疗伤，我的眼睛湿了。

那天，在翻越巴颜喀拉山时，由于多天持续高温和高原的缺氧，我晕倒在山上。是两个过路的牧民发现了我，把我放在马背上，从山上驮了下来，并托付给了山下这户牧民。我足足昏睡了二十多个小时，到第二天才慢慢地清醒。那两个救我下山的藏民至今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藏民，给了我生的希望。

两天以后，将离开时，我捡了好多石块，垒了个玛尼堆，取出途中藏民献给我的哈达，压在玛尼堆的顶上，跪下双腿，强咽下泪水，对着巴颜喀拉山狠狠地磕了三个头，发疯般地大声高喊：“巴颜喀拉，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荒原上空回响着这长长的声音。

作者简介



袁培德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生于浙江海宁。曾求学于东方美术函授学院,后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研究生班”进修,毕业后曾任中国民俗摄影协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现为职业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有大量的摄影作品和杂文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旅游报》、《大众摄影》、《摄影世界》、《摄影与摄像》、《摄影之友》、《照相机》、《旅游天地》以及香港《摄影画报》、台湾《摄影天地》等报刊发表。其摄影作品曾入选比利时国际影展,曾在“HPA”国际影展中获奖,在日本国际影展中获铜奖,在印度国际影展中获金奖。

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让我的心去漫游
脚步能够到达的地方，让我和你一同感动

- 丛书策划: 龚湘海
- 版式设计: 蓝色快车工作室
- 封面设计: 凌生华

神秘探险之旅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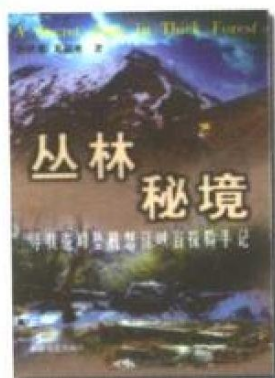
第一辑(已出)



西藏的感动
——阿里雪山神秘之旅



我在高原
——一个城市人的长江源头之旅



丛林秘境
——寻找驼峰坠机怒江峡谷探险手记



走不完的西藏
——雅鲁藏布大峡谷历险手记



穿越绝地
——罗布泊腹地神秘探险之旅

神秘探险之旅系列

第二辑(已出)

- 路上的故事 —— 孤身徒步探险笔记
- 镜头前的西藏 —— 一个摄影记者走西藏的实录写真
- 谁也活不过一棵树 —— 塔克拉玛干旅行笔记
- 众山之上 —— 喀喇昆仑探险之旅
- 从天山到阿尔泰 —— 北疆游历
- 寻找“野人” —— 神农架神秘探险之旅

供货电话: 0731—5718153 5713387 5713359



神秘探险之旅系列



Some Stories On the Road

一个摄影人，为了自己的梦想，毅然辞去工作，踏上了漫漫西行之路。
在四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他孤身徒步走过了甘肃、四川、西藏、云南的十九个少数民族地区，行程五千多公里。

这期间，他曾经从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上滚落，是藏民用马把他救下山来；曾经在荒原上“与狼共舞”；曾经在山体滑坡中死里逃生；曾经为了拍摄，沿途乞讨；曾经在泸沽湖畔，被美丽的摩梭少女深深爱上……

这本书讲给你的，也许是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闻所未闻的故事……

ISBN 7-5404-2618-7



9 787540 426187 >

I · 1892 定价:21.00 元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西部的诱惑

相聚在北京	6
在火车上阅读大地	9
紫色飘飘的拉卜楞	14
一头撞进了“爱的天堂”	22
郎木寺，正月大法会	28
我从雪山走来	35
黄龙，人间瑶池	42
为羌族阿妈落泪	50
草原上有顶白色的帐篷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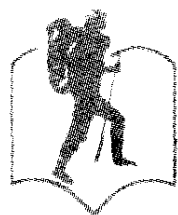
第二章 西藏的向往

涤荡心灵之路	66
孤独川藏路	72
无缘见珠峰	75
藏獒，高原卫士	80
康定情歌醉人心	86

Some
stories

第三章 大凉山的希望

走进大凉山	94
夜宿荒山遇野狼	98
大凉山的希望	104



第四章 童话的故事

初入女儿国	112
聆听母亲湖的故事	118
最后的母系遗风	125
走婚的高格那洛	129
高佐玛的穿裙礼	133
泸沽湖遇险	139
男女同浴在阳光下	146

on
the
road

巴顏喀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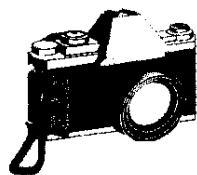
在你面前我跪下了双腿





A collage of black and white film strips, likely from a documentary, featuring various scenes. The strips are overlapping and arranged in a non-linear fashion. The scenes include: two women wearing headscarves and smiling; a person in a white dress standing in a field; a cow in a field; a modern building with a grid-like facade; and a person wearing a headscarf and a headband. The film strips have sprocket holes and some text like 'KODAK' and 'E100VS' is visible on the edges.

相聚在北京



新世纪第一个春节的前一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路上的行人都匆匆地忙着回家过年，大街上汽车也少了许多。我蜷缩着身子走在亚运村旁的一条小路上，在昏暗的路灯照射下，看到雪花飘舞着从空中慢慢地落下。脚踩在积雪的路面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偶尔有几个人从对面走来，与我擦肩而过。我朝着马路对面一家小饭馆走去，北风夹着雪花打在我的眼镜上，透过镜片望着路边饭馆里面橘红色的灯光，它给这个冬日增添了几分暖意。

侧身用肩膀推开饭馆的小门，跺着脚，掸了掸身上的积雪。店主赶忙迎上来，用他那很纯正的京腔喊道：“来了您嘞，里边请。”这时我看到里边一角有人在向我招手，仔细一看，“胖子”、“长子”、“影子”和“娟子”都已到了。我连连拱手说：“对不起。”嘴里一个劲地道歉，同时把外套脱下，小娟子把我的外套接过去挂到了后面的墙上，然后入座。

今天他们几个是为我饯行而在这里聚一聚。两天后我将告别这座城市，去西部远行。五个来自各地的文化人，各自怀揣着心中的梦想来闯京城。照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我们几个属于“飘的一族”。

“胖子”是来自山东的画家，进京已整整五年了，刚到北京时就住在“画家村”。别以为“画家村”是什么高级公寓，其实是坐落在京西北一个农村的出租屋。这里曾经聚集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男女，他们几乎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艺术。他们在一种物质生活极为清寒的日子里默默地耕耘着他们自己的那片精神的土壤。“胖子”就是这群流浪艺术家中的一员。那年，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来京看他，得知他一天只有吃一个馒头

时，哭了。第二天，妻子含着眼泪登上回家的火车，就在车轮慢慢启动的一刹那，这位刚强的山东大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在站台上号啕大哭。

“长子”和“娟子”是一对小夫妻。三年前他俩从东北一所大学毕业，分配时被分别分回各自的家乡，当时两人正处于热恋之中，他们最终没有按学校的分配回各自的老家工作，而是来到了京城闯荡。从此他俩就成了京城众多漂泊族中的两员。

初到北京的那些日子，对他俩来说极其艰难。首先面对的是生存问题，得找工作，得找住的，得两张嘴吃饭。他俩在没有竣工的建筑内住过，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住过。也有过一个馒头掰开后两个人分着吃的经历。一次次地找工作，一次次地失败。在现实面前，他俩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心爱的音乐创作这一事业。

后来，小夫妻俩在京郊租下了一百多平米的农舍，经营着一个陶艺工厂，用他们的双手描绘着青春的图画。二〇〇〇年十月他俩双双回到河南和安徽老家结了婚。回京后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小两口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影子”是搞雕塑的，四年前从湖北来到京城，在人人都向往的学府——中央美术学院自费进修两年。完成两年的学业后，在一个城市雕塑工作室做助手。按他自己的说法：“说好听一点叫助手，其实是个打杂的。”不过还是可以学点东西，又不用自己租房子，可以睡在工作室的工场里，晚上在墙的一角，把被子铺开就睡，早上在同事来上班前被子一卷就起，也还安谧。

我是五个人中来京最迟的一个，刚好两年多。来自国学大师王国维和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家乡的我一到京城就深深地沉醉在皇城根下那大气的艺术氛围中。尽管常常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但工作还算安定，我在文化部所属一单位做编辑。

窗外西北风夹着雪花满天飞舞，我们五个人吃着涮羊肉，喝着二锅头。从锅里侃到了锅外，从国内侃到了国外，从艺术侃到生活。从罗丹、毕加索、伦勃朗、达利，一直到金庸和王朔。由于各人的观点不同，五个

人个个都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以喝酒了事。不多一会，十多瓶二锅头都下了肚。山东胖子叫着我：“胡子，今天大家是为你饯行，你得说两句。”我端起酒杯站起来，想到就要和朋友分别，心中不免有些伤感。“这杯酒我敬大家，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们还在此聚会。”话一出口我就感到气氛不对，连忙说“对不起”。大伙一致说：“罚酒。”既然犯了“众怒”，我理应受罚。



出发前到天安门广场留了个影

那晚分手时已过半夜。走出饭馆，站在飘雪的寒风中，我一一和他们握别，并约定等我从西部回来再聚。

送走大伙以后，我蜷缩着身子朝安外小关走去，那里有我十平米的一个窝，再过两天我也将和它告别。

没有想到这次相聚竟成了我们五个人的“最后晚餐”。一百多天后，我从西部回到北京时得知，两个月前的一天，“长子”在一次车祸中身亡，他先离我们而去了。“娟子”处理完后事，带着爱人的骨灰和他俩爱的结晶——一个腹中的孩子，回到了安徽老家。“胖子”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据说那些日子断炊都有几天了，后来也回山东老家去了。只有“影子”还在自己的阵地上坚持着。

时间又过了一个月，在我第二次走西部前，我去安徽看望娟子，一见面，她的眼泪就像散落的珍珠一样滑落下来。她告诉我说：“她要把孩子生下来，抚养他成人。”

因为我要去走青藏线，所以第二天就离开了她家。

在火车上阅读大地



我背上一个特大的摄影包，登上开往兰州的七十五次列车，开始了西部行的孤独旅程。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望着窗外站台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想着即将要去的大西北，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西部这片广袤的土地，大漠孤烟、玉门羌笛、高原雪域、山寨丝竹，无不蕴涵着魅力，激起人的神往。而这些都是从书上传递给我的感受，这次西行，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突然一个清纯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先生，能不能帮一下忙，把行李挪一挪。”我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两位女孩，脸上还挂满了点点汗珠。就在她俩的身边还摆着几个纸箱的行李。我接着说：“行。我来吧！”可是我转身一看，行李架上和座位底下都塞满了行囊。“看来要大动干戈了。”我边说边爬上去翻行李架上的东西，一会又钻到座位底下去挪行李。等我终于把她俩的行李归整好时，已累得满头大汗。两个小女孩看我从座位底下钻出来时的样子，连续说了无数个“对不起”和“谢谢”。接下来的一幕让我受宠若惊，一个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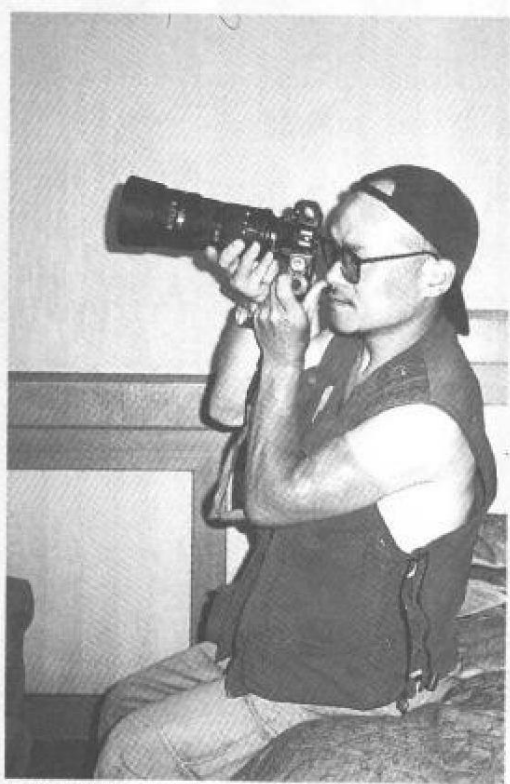
车窗外的黄土高坡



上餐巾纸让我擦汗，一个拿出了“水晶之恋”果冻和巧克力，我一时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缓缓地驶出北京。我们三人面对面坐下。两位女孩都是北京师大的学生，一个叫红柳，出生在青海一个叫茶卡的地方，现在的家已搬到了格尔木。红柳告诉我说：“爷爷当年是解放军的一名工程兵，在修建青藏公路时牺牲的。父亲后来当兵，就来到了爷爷牺牲的地方，再后父亲跟当地的一个女孩结了婚，就有了我。”红柳接着说：“父母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培养我上了大学，就希望我还回到那儿，我也想回去。”我听懂了她所指的那儿。这次放寒假，她和几个同学去青海参加社会实践。她们俩只是打前站，后天还有十几个同学过来。坐在红柳边上的是她的同学军花。她告诉我说：她从小就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父母和两个哥哥都是军人，家里希望她也留在部队，但是她有自己的理想，她的理想是去国外深造。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她对自身的优越有一种自信。听完她俩的自我介绍后我说：“军花这名字一听就知道跟军人有关系。红柳好像是一种植物吧？”红柳听了我的话说，红柳是一种生长在沙漠中的植物。她父母给她取名红柳，是希望她在恶劣的环境中坚强地生长。自从她懂事之后，她就时刻牢记父辈对她的期望。

火车在沟沟壑壑的黄土高原上奔驰，看到窗外的景色是千沟万壑，泥河滚滚，一片荒芜，让人不由得想起歌中所唱：“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同时让人想起这里就是有上下五千年泱泱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摇篮，从殷商王朝到北宋的二千四百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据史书记载，古时黄土高原森林茂密，一片绿洲。黄河之水也并不像今天这般混浊，古时黄河也不叫黄河，而称大河。今陕西渭北一带古时“林木丛生，



在黄南州的一家招待所里，服务员给我照了这张相